

中外名人傳

(八十六)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一一九頁）

劉伯明（一八八五—一九三三）

金陵大學國文部主任

南京高等師範訓育主任

東南大學代理校長

精中西文洞悉經籍

劉伯明，名經庶，字伯明，以字行之。江蘇省南京市人，生於一八八五年。幼聰慧，學於匯文書院，精中西文。畢業後游學日本，任中國留學生青年會幹事。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去美國深造，入西北大學研究院，攻哲學及教育。一九一三年著《華人心性論》得碩士學位；越二年，著《老子哲學》獲博士學位，時年二十九歲。同年與在美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教

育學碩士之陳芬資女士結婚，婚後回國。

當時匯文書院改名金陵大學，校長包文延劉伯明為國文部主任，教授哲學、哲學史、文學、教育學等，聲名頓著。江謙任南京高等師範校長，延劉伯明兼任倫理、哲學、語言等課教授。一九一九年劉伯明辭去金陵大學教職，專任南高師訓育主任及文史地部主任。郭秉文繼江謙任校長後，為規劃校務，忙於外事，學校內務全請劉伯明負責。一九二一年南京高等師範改為東南大學，劉伯明任副校長，代理校長等職，除忙於校務外仍兼文理科主任、哲學教授，講學不倦。

劉伯明洞悉經籍，曾與章太炎先生游，治說文及諸子，故於國學頗有根基。所著博士論文為美國哲學權威勞威爾教授激賞，詫為哲學界傑作。劉伯明歸國後益專

心研究老子哲學。劉伯明除精通英文外，並通法文、德文，且兼習希臘文與梵文，以便直接閱讀古希臘及印度經典著作。劉伯明治學專精，曾謂「吾人求學，應超然於名利之外，不以學問炫駭流俗。」又謂「人類不能為物質世界之奴隸，不應當受制於自然，現實世界有不完善之處，人類終須征服之，止於理想世界」。一九二二年美國思想家杜威來南京講學時，請劉伯明任翻譯，信達流暢，聽眾欣服。

南雍祭酒純粹君子

劉伯明青年時代，熱心國事，在日本東京時，加入孫中山先生領導之同盟會，參與民主革命。英占緬甸後，與留學生組織國民會並撰寫英文宣言，痛斥清廷腐敗及帝國主義之侵略，慷慨激昂之至。

劉伯明學成歸國後專心教育事業，經常以四種精神教導學生：一曰學者精神，應具自信自得，求真知之貞操；二曰學校精神，即公民精神，注重社會訓練；三曰自治精神，即共和精神，對於政治及社會生活能自動負責；四曰自強精神，品性與體格並重。

劉伯明平時博覽群書以讀書為樂，不事奔競，不尚標榜，疾惡如仇。故莘莘學子多感其人格，海內多稱其為「純粹君子」，目為「南雍祭酒」。平生所著有《思維術》、《西洋古代中世紀哲學史大綱》、《近代西洋哲學史大綱》等，其文章散見《新教育》諸雜誌。以後又與柳詒徵，吳宓，梅光迪，胡先驥等人創《學衡》雜誌，以「翼學、郵思、崇文、培俗」為宗旨，以「論究學術，闡求真理，倡明國粹，融化新知」為原則。劉伯明游學時，因家境清寒，雖有獎學金，但為數不多，故刻苦自勵。歸國後，曾以薪金一部分為金陵大學購置中文圖書，並在東南大學創設金助學法以培養人才。

鞠躬盡瘁肝膽照人

一九二三年劉伯明積勞成疾，是年夏

仍應邀去湖南講學。同年秋突患腦膜炎症，醫治無效逝世，年僅三十七歲。劉伯明臨終時，於家事一無所囑。葬於南京雨花台。胡適曾輓以聯曰「鞠躬盡瘁而死，肝膽照人如生」。東南大學於一九二四年特以南高院大會堂命名「伯明堂」以資紀念。台灣中國文化大學華崗大義館四樓也命名「伯明」，並設獎學金以資紀念。（劉光熹原著，選自金陵大學建校一百周年紀念冊）

傑克卡西迪（一九一七—一九七六）

百老匯明星

自幼隨父勤學聲樂

傑克卡西迪 (Jack Cassidy)，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生於紐約州長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卒於加州洛杉磯，得年四十九。生平演出百老匯舞臺劇二十齣。電影九部。傑克卡西迪的本名是約翰卡西迪，他自幼在紐約皇后區的里奇蒙山莊長大，如果以開車來講，該地離百老匯不過只有八英里路；如以成為一個明星而言，由該地到百老匯的路卻是崎嶇又漫長的，而

傑克卡西迪不僅作到了成為一個百老匯的明星，在美國、在歐洲，甚至在全世界，他都是一個聞名的明星。

傑克卡西迪的父親是個鐵路工程師，他有五個孩子，傑克卡西迪是最小的，自幼他的父親就勤於教他聲樂，這使他日後能夠打進百老匯，不過最主要的還是要歸功於他叔叔給他的指導和提拔。傑克卡西迪在十一歲的時候放棄了要做牧師的念頭，這種念頭可能是每一個愛爾蘭裔的美國孩子都會有的，他找到了一份隨著卡車運送冰塊和煤炭的兼差工作，連教會附屬學校的學業都幾乎不能完成。

入百老匯演舞台劇

一九四三年，製作人麥克陶德為了新舞台劇「給孩子們的東西」而招募十六至十七歲的男孩組織合唱隊，傑克卡西迪當時十六歲，他獲得了錄取，得到了在百老匯的第一項工作，然而這項工作的週薪只有四十五元，僅夠應付膳食和住宿，當這些合唱隊員準備罷工，麥克陶德方同意把他們的週薪提高至五十美元。當「給孩子們的東西」一劇落幕，傑克卡西迪因而失業，於是他當司機、侍役、馬僮、旅館櫃

中員。一九四六年曾在電影「環遊世界八十天」(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中演出，直到一九四八年才再有機會在舞臺劇「小世界」中得到一個小角色。

與雪莉瓊斯譜戀曲

一九五一年，二十四歲的傑克卡西迪與女演員艾芙琳華德結婚，並生了一個孩子——大衛卡西迪。一九五五年，他開始了四處飄泊的生涯，為了確定自己的職業和

形像而奮鬥了許久，後來他到了歐洲，在當地與原在紐約便已相識的女演員雪莉瓊斯相遇而互墜情網，為此傑克卡西迪與艾芙琳華德離婚，而於一九五六年和雪莉瓊斯回到美國，在麻州劍橋市的「新耶路撒冷教堂」成婚。雪莉瓊斯本以歌唱見長，一九六〇年又以「孽海痴魂」(Emme r Gantry)一片獲奧斯卡最佳女配角金像獎，他們是年輕、多才、且貌美的一對，這樁婚姻維繫了十八年，產生了三個孩子——夏安、派翠克和雷恩。

獲葛拉美及東尼獎

傑克卡西迪全家在一九五八年搬到加州定居，卡西迪夫婦在該地繼續電影和電

視的演出，傑克卡西迪的大紅大紫大約始自一九六二年，當時他開始在美國所有的電視節目中出現，到了一九七〇年，以「安德遜維爾審判」一劇獲葛拉美獎，達到了他演藝事業的最高潮。而在這段期間裡，他並未放棄百老匯的事業，一九六三年以「她愛我」一劇獲得了東尼獎。

演藝人員的教科書

傑克卡西迪可以說是一部演藝人員的教科書，他顯示了一個演藝人員所應該做的事情以及如何達成自己的志願——勤奮、果決、幽默、理智和自省。作家華爾夫肯薩克遜如此描述他——「他的特長就是在飾演一個優秀傑出的人，因為他聰明、謹慎，衣飾舉動都極考究」。一九七五年他回到百老匯演出「朋友間的謀殺者」，在該劇中再度發揮他的特長——飾演一個有自戀狂和自大狂的演員，評論家克萊夫巴尼斯對他如此評論——「耀眼出色、無懈可擊。」這個從里奇蒙山莊來的孩子由此變成了「百老匯之王」。

大火吞噬英年早逝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也就是他五十歲

生日前的三個月，一場因抽煙不慎引起的大火吞噬了他在好萊塢的公寓，這場大火合了五個消防隊的力量才得以撲滅，有一百個居民被迫撤出，損失約十五萬美元。有一具被燒焦而無法辨認的屍體在傑克卡西迪公寓的客廳被找到，他曾計劃到弗羅里達州棕櫚灘去渡假，他的汽車也不在車房裡，親友們都希望他已依計行事，可是他們所希望的並沒有成為事實，經紀人勞蘭柏金斯認出了這具屍體手指上戴的戒指是他所有，他在齒科診所的X光片也經洛杉磯驗屍官證明與這具屍體相符合，他的汽車是被朋友借去了。傑克卡西迪被葬於洛杉磯，他的前妻兼摯友雪莉瓊斯為他寫下如此的諄辭——「他是個極為傑出，且賦有高度幽默感的人，他的英年早逝是這個世界的一項重大損失。」(徐步台撰，參採徐步台著「藝海流星」)

劉雲樵 (一九〇九—一九九二)

武術宗師

傘兵部隊大隊長

聯勤總司令部北區中心主任

武壇雜誌創辦人

幼時體弱父命習拳

劉雲樵，一代武術宗師，練武一甲子，技藝爐火純青，其武學能通陰陽之常變，參天地萬物之奧妙以「八極、八卦、螳螂」為三大鼎柱，拳技近乎道，而合以儒、釋、道三家之學，是「文武合一」、「身心合一」之學。

劉雲樵，字笑塵，河北滄縣人，一九〇九年（民前三年）二月三日生於滄縣滄南集北頭村，原籍山東即墨，明代時遷至滄縣，累代仕宦，其父劉之沂，為遜清庠生，伯父劉之潔則為廩生，兩人均曾入保定軍校第四期習陸軍，在當地為知名的領袖人物。劉雲樵幼年體弱多病，骨瘦如柴，卻又肚腹鼓脹，父母十分憂心，四處求醫毫無起色，適有劉家護衛，綽號「張快腿」的張耀庭，精於拳術，劉父乃促其隨張耀庭習拳，最初每日僅施行推摩之術，經兩年磨鍊，身體竟變得極為康健，其父大為高興，也開始跟張習武，父子同練。張耀庭父子兩代都是拳技高手，精於太祖拳及迷蹤拳。劉雲樵五歲時，身體已趨強壯，張耀庭遂授以太祖長拳，作為習武的啟蒙，一百零八式練熟，繼授迷蹤拳，數

年下來身強體健，劉之沂以張耀庭保住了劉家血胤，為表感激，把張耀庭租賃劉家的田產，全部送給了張耀庭作為報償。

迷蹤拳又名「燕青拳」，步法、身法詭異，飄忽不定，故而亦稱「十面埋伏拳」，這種拳對腰力及腿勁的訓練，有獨到的功用，劉雲樵練此拳而奠下深厚的武功基礎。八歲時，其父延請北五省著名武師李書文教兒子習武，李書文擅長八極拳及六合大槍，人稱「神槍李」，他授徒要求嚴格，尤重斂神凝志，收心養氣，這使活潑好動的劉雲樵覺得練得很痛苦，尤其躡馬步，兩腿半分，一姿不動，非常無聊，他常想取巧，但李老師監督嚴厲，只好繼續躡著，半年下來，劉雲樵的性格鋒芒消磨殆盡，李書文開始授以八極拳，八極拳是一種剛強帶勁的拳法，由手指、肩、肘、尾、胯、膝、足八個部位爆發勁道，可說是發自四面八方，八極拳練熟後，又教他輕功和六合大槍，到了十八、九歲，劉雲樵的武功已十分精湛了。十九歲，其父認為他只是習武，難成大器，遂安排他進朝陽大學讀法律，不料他拿了幾百塊大洋陪李老師到山東訪友去了。一路上，常有武術家前來拜訪兩師徒，要求試試身手，

都由劉雲樵應付，竟博得「山東小霸王」的美稱。後來師徒來到山東黃縣，拜訪膠東第五路總指揮張驥伍，張是李書文的另一位得意弟子，原為華北太極名家宋德厚的高足，以後又問藝於李書文，張驥伍見這位小師弟聰明伶俐，十分鍾愛。一日，劉雲樵到當地公園玩，見一位老先生在打拳，兩手作爪狀，兩肘夾兩脅，和八極拳的動作不同，他上前主動要求試試對手，沒想到剛上手，就被老先生一腿掃倒在地，爬起來再試，又被掃倒，內心佩服不已。回去問張驥伍，始知為六合螳螂拳高手——黃縣首富丁子成。翌日劉雲樵即由張驥伍介紹，帶著禮物登門拜訪，拜丁為師，習螳螂拳，又由丁引薦認識曾任清宮侍衛的宮寶田，隨宮寶田到煙台，開始練八卦拳及輕功，宮寶田的武功，談吐和修養，都使劉雲樵佩服得五體投地，虛心跟著學習，就在他隨宮寶田習武時，他的老師七十多歲的李書文在回滄州時，於途中被仇家毒死於旅館中，弟子集中到濰坊地區緝兇，可惜缺乏人證物證，只好作罷，由劉雲樵護送靈柩回鄉安葬。

痛懲日本劍道高手

一九三六年，日軍在華北橫行霸道，有一天，在天津租界，日本關東軍派劍道師高手太田德三郎於一處公園內向中國武術家挑戰，場內日軍、憲兵帶狼犬層層圍住，天津武術家多人認為即使戰勝也難以脫離現場，不敢出手，劉雲樵那時才廿一、二歲，年輕氣盛，不滿日人盛氣凌人，趕進場內應戰，他反手持劍，上了擂台，太田德三郎主動攻擊，第一刀迎頭下砍，劉雲樵側身躲過，太田立即轉手向右橫砍，劉蹲身讓過刀鋒，然後起身抬手，劍尖抵住太田德三郎的咽喉，他以手勢要太田棄刀認輸，太田的刀才著地，他即運輕功向公園外圍搶路，轉眼不見，日軍憲兵到處捕捉無著，第二天，天津武術界為他賀功，並拍照留念，次日，中文報刊以頭條刊出，轟動華北，迅即傳遍全國。後來，他解釋，中國劍法，有龍、虎、蛇三門，日本只有蛇的直砍式，他知己知彼，所以必勝無疑，此事過後，天津武術界爭相結納，從而結識形意拳山西任德奎，陳氏太極拳趙堡王樹聲，八卦掌的孫錫枋，七八武館的王雲章。在天津，他跟王雲章習八番拳，同時中統局見他頭腦冷靜，武藝高強，吸收他作情報員，從事抗敵除奸的工作。

踢館拜師卒獲授藝

自青少年時代開始，劉雲樵即勤於走訪武學名家，拜師習藝，他向王雲章拜師時還有一段故事，有一天，他攜厚禮，帶著拜帖，前往王府求見，不料接連三天，王雲章收了厚禮，卻對他不理不睬。當時，王雲章四十來歲，身材魁偉，動作迅捷，劉雲樵連遭冷遇，決定打他一頓，出口鳥氣。那天，他來到王氏武館，自己先倒了一杯滾水，走到台上王老師面前，一咬牙說：「今天我打你來了！」不待他站起來，熱水往他頭上一潑。王老師護疼、兩手遮臉。劉雲樵欺身而上，一記鑽拳將王打翻過去。前兩日已盤算好，當即從兵器架上抽了一隻長棍，一腳把整架兵器往台後踢倒。然後一陣好打，把王打昏過去。這情節如電石火花，只是轉眼間的事。台下練拳的學生反應過來時，事情已經結束。學生圍著台前喊打，但忌諱劉雲樵手中的長棍，其他的兵器又被踢到台後。他高聲說：「你們老師私通日本人，做漢奸。我是中統的特工，今天是來教訓他的。」說完把長棍一甩，排開眾人，揚長而去。台下幾十人竟沒人敢動手。過沒幾天，這

位王雲章老師傷養好了，到劉住所拜訪，對劉的英勇、機智和練武的熱忱極道稱讚。同時把這趟八番拳教給劉雲樵。不久，王雲章也結束了天津武館，赴上海謀生，脫離了日本人的勢力範圍。事後劉雲樵坦承如果正式比武，他絕非王老師的對手。

還有一次他痛懲所謂俄國大力士，其人有一「鐵臂膀」稱號，輕視華人，劉雲樵向他挑戰，見招拆招，大力士右臂直劈而下，他移形换位，躲過來襲的「鐵臂」，用肩發勁，破其肘，大力士臂斷慘叫抱頭鼠竄，大力士只知用蠻力，不懂用勁的巧妙，故有此敗。

劉雲樵文武雙全，引起情報單位重視，吸收為情報員，負責敵情偵察及制裁漢奸的任務。

俘虜營內鑽屋逃出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日寇揮軍內侵，劉雲樵懷於國仇家恨，投身黃埔軍校第七分校第十五期習軍事，一九三九年畢業待命分發期間，閒得無聊，有一次他攜槍打鳥，鳥兒被趕，驚飛到校長辦公室屋頂上，他對鳥開了一槍，驚動校長，以為有人行刺，帶著衛隊追出，他抓起槍

就跑，後面的衛隊跟著追趕，劉雲樵無法脫身，於是伏身地上，對著領隊的軍官小腿打了一槍，傷其腿部，追兵退了他溜回宿舍，事後，他向校長自首，被關入軍事監獄，西北軍政長官胡宗南聞知此事，親自提問，問他該當何罪？答稱：「死罪！」再問有何遺言？答稱願上第一線光榮戰死沙場。胡宗南當場徵得校長同意，立授少尉軍階派赴第一線部隊，所以他是同學中第一個直接投身抗日聖戰的人。

劉雲樵在第一線作戰地區多在山西、河南一帶，一九三〇年前後，他任連長，有一次在指揮作戰時，旁邊的戰士告訴他：「連長你受傷了！」他本來沒感覺到什麼，低頭一看，果然滿腿是血，人立刻軟了下去，被抬出戰場，事後他提及此事，常自諱：「英雄也不過如此不堪！」。

在第一線作戰，他還當過一次日軍俘虜，一九三九年，他任營長，那時步兵反坦克作戰沒有什麼裝備，都是在陣地前挖個坑，找個英雄身上綁上幾顆手榴彈躲在坑裡，日軍坦克駛過，引發信管爆炸，與日軍同歸於盡。劉雲樵自恃輕功一流，經常攜帶手榴彈，待日軍坦克駛近，突然躍上車頂，把手榴彈由炮口塞進，幾次得手

，日軍有了警覺。有一次，他重施故技，日軍戰車突扭轉炮口，朝他猛打，他為躲避子彈，只好抱住炮管，於是被拖進了日軍陣地。劉雲樵被押到山西運城監獄，除了手銬、腳鐐以外，還加了一個鐵球。為了怕磨破皮肉，引起其他問題，放風溜腿時，他都雙手捧著鐵球，彎著腿走。在監獄裡，常常十幾個日兵抓俘虜當活靶來練習柔道。總要把活靶摔得快昏了才換人。

中國俘虜對此苦不堪言。其中有人知道他會武功的，就慫恿他出來為大家出口氣。劉雲樵知會翻譯以後，立刻有軍官出來把他的刑具除去。他活動了一下四肢，就和日本兵打了起來。結果十幾個日本兵全趴了下去，連他的汗毛都動不了。日本兵連換幾批人都是一樣結果。日本人對英雄是相當禮遇的，以後他不但免加刑具，住單人牢房，還受到日本軍官級的待遇，經常吃罐頭食品。除放風的時候要教日本兵練拳，平日行動也自由許多。他利用單獨活動的時候到處觀察城牆的結構。運城監獄是老建築，牢房是石頭的樑，木頭的柱子。他旋開屋頂的柱子，乘夜逃了出來，沿排水的屋脊，施展壁虎功奔逃，臨出城牆還砍倒一個日本兵，奔跑到黃河邊，天才

黎明，卻被一小隊偽軍攔住，他對偽軍坦言是國軍的營長，剛由日軍俘虜營逃出，要回對岸部隊報到，偽軍天良發現，弄到一個汽車內胎給他，他把內胎往身上一套，躍入滾滾的黃河，手扒腳蹬，掙扎半天，卒到達黃河南岸的國軍防地，但人已整個癱瘓。

不承認是長江一號

脫險後，劉雲樵生了一場大病，病癒後，於一九四二年被派往寶雞，擔任西北偵緝隊長，並與朱劍霞女士結婚。在西北偵緝隊他幹了許多轟轟烈烈的大事，外界傳言他是長江一號，他從未承認過，僅說長江一號有很多人，都是好手，武術精熟，槍法奇準，無人敢肯定真正的長江一號，連日本人自稱捉到長江一號，並予處決，但亦不敢肯定。劉雲樵曾稱名歌星張俐敏的父親是長江一號，戴笠手下大將，雙槍俠耿邦和三次出入上海日軍情報總部，他可能是真正的長江一號。

一九四三年，劉雲樵調任川陝線區參謀主任，遇天津舊識灌雲人李增樹於西安，時任西北農民銀行保鏢，工形意拳，擅大槍，求一較。鏖戰移時，而終屈於他的

絕技左把槍下。又在寶雞，遇前開封國術館馬金義館長，極擅心意六合之技，談武論藝於茶館，起立試手。馬金義奮身搶中盤，劉氏以八極拳一記「托窗」，化力還力，隨告摔倒。馬金義嘆服，親送國術館顧問聘書，遂訂深交。

向海內外推展國術

一九四九年，劉雲樵隨軍渡海來台，任傘兵部隊大隊長，旋調任國防部人事次長室上校參謀，嗣後又調任聯勤總司令部北區中心主任，數年後，自軍中退役，轉往民間發展武學。每逢周日在立法院共和廳與各派高手切磋武技，當時有「聚義廳」的稱號。當時，中華全國技擊委員會主任委員胡偉克遇到劉雲樵，見到他的武技，大為嘆服，每日必來向他學習，又把他引介給蔣緯國將軍，蔣緯國一見大驚：「這不是和我同守潼關的劉雲樵嗎？」從此時相往還。

一九六八年，代替胡偉克以中華國術代表隊副領隊身分，率隊往訪馬來西亞、新加坡，向當地華僑傳授武學，一九七〇年訪菲律賓，向旅菲華僑授太極拳、八卦拳及昆武劍。返國後，由同期同學孔令晟

推介於時任行政院院長的蔣經國，出任老總統蔣中正侍衛組織的武學教練，他感於知遇，將武學盡力傳授於侍衛人員。一九七八年三月開始訓練聯指部拳術師資訓練班共四期，組訓護衛蔣經國總統的「七海警衛編組」。並於民間創辦「武壇雜誌」，「武壇國術推廣中心」，大力推廣「武學」。數十年來，他不僅完成國家元首及部會首長護衛安全的重任，推廣中心亦已開花結果，國內有十餘所大專院校，海外十餘處分壇，弟子近萬人，均為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桃李滿天下。

一九八九年，他受託編訂國術教育統一教材，自小學、中學、大學、軍隊及社會大眾各有一套系統完整的武學教材，使中華文化文武合一的傳統教育精神，普及每一角落，強身、強國、強種。一九九二年一月廿四日，劉雲樵病逝，但他傳播武學的精神將永誌不息。劉氏身後遺著有「八極拳」、「昆吾劍」及「劈掛掌」等書。（劉先軍撰）（改寫自國史館民國人物史料彙編）

貝當（一八五六—一九五二）

法國名將

升遷遲緩中年營長

貝當 (Henri Philippe Benoni Omer Pétain) 第一次大戰中的法國名將，凡爾登保衛戰中指揮卓越，被視為法國的民族英雄。第二次大戰時維琪政府的首腦，與佔領法國的德軍大打交道，而被控通敵罪，戰後被判死刑，由戴高樂改為終身監禁。

貝當出身農村，一八五六年四月廿四日生於阿拉斯附近的農村，為平凡的農民之子。其曾叔祖父李費 (Abbe Lefevre) 為拿破崙下的大將，他曾叔祖父的影響而投身軍旅。一八八七年自聖西爾 (St Cyr) 軍事學院畢業，翌年加入阿爾卑斯山地兵團任基層帶兵官，服務長達五年，遂即調往軍事戰爭學校任教官，再調步兵團服務，他工作勤奮，但官運欠佳，升遷極慢，少尉當了五年，中尉當了七年，上尉幹了十年，四十四歲才當上營長，發展相當遲緩。

第一次大戰爆發前，他任步兵第三十三團團長，頭腦冷靜，重視射擊，認為組織良好的防禦可擊敗狂熱的攻擊，他的理論吸引了一位好學深思的青年，自請加入第三十三團，成了貝當得力的助手，他就

是二次大戰時法國反抗軍領袖，後來任總統的戴高樂。第二次大戰結束，貝當因組織維琪政府與德國人合作被以叛國罪處死刑，多虧這位老部下，赦免了他的死罪。

守凡爾登成大英雄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大戰爆發時，貝當已是一名五十八歲的老團長，已屆退休年齡。開戰後，第三十三團投入戰場貝當作戰勇猛，翌年八月即被擢升為准將旅長，九月二日升任第六師師長。馬恩河戰役表現突出，十月升為第三十三軍軍長，一九一五年二月又升任第二軍團司令，升遷之快，令人咋舌。一九一六年奉令接管法國北部要塞凡爾登堡的指揮權，軍事指揮部要他不計一切犧牲固守凡爾登，結果他一戰成名，成了法國大英雄，受到無比的榮耀與景仰。

中外名人傳 (六十八)

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德軍司令官法根漢對凡爾登發動大攻勢時，貝當還是第二軍團司令，這個軍團在艱苦的秋季戰役之後，此時正在後方休息。二十五日，一向認為堅不可破的敦拉蒙堡 (Fort Donaumont) 落入德軍之手，在凡爾登城的前面似乎已沒有任何擋住德軍的力量了。

前一夜裡，法軍總司令霞飛派他的副總司令卡斯提勞前往凡爾登主持挽救危局，卡斯提勞立即決定找貝當指揮。

貝當被從情婦的懷抱中被拖了出來，二月二十五日清晨貝當發現統帥部已驚皇失措，認為凡爾登已危在旦夕，人人都說黑爾將軍 (Cathin) 那個地區的指揮官應該槍決；貝當到達戰地之後，受到卡斯提勞的歡迎，卡氏從他的筆記本上撕下一頁紙，寫下一份命令，代表格蘭德梅森總統，要他不惜一切成本死守凡爾登。貝當頗有難色他表示他尚未進入情況。但卡斯提勞不為所動堅持原令，他只好服從。

次日，貝當感染肺炎，而在那個緊急的時刻，他是睡在病床上指揮一切。像奇蹟一樣，他的生病由於保密之故，居然能使法國人民完全不知，法國人對固守凡爾登已無信心，如知守將生病，將更為慌亂。然而發高燒的貝當，以極快的速度全盤掌握戰況及敵我情勢，他知道在重要的敦拉蒙堡戰役中喪失了陸軍一個精銳師，但號稱鐵軍由巴福禮將軍率領的第二十軍已到達前線，兩個軍正在增援途中，另外第三軍已準備就緒，待命迎敵。他認為凡爾登經戰多日後仍在法軍手中，已獲初步

成功，只要再撐三天，凡爾登即成安全的鐵堡。卡斯提勞曾下令奪回敦拉蒙堡，經過一次自殺式的攻擊後，貝當立即下令停止，他認為反攻的時機未到，他要求麾下軍師長盡量保存實力，指令以砲兵的火力來消耗敵人，並要求確保危險防區的交通線，凡爾登堡後面的公路和鐵路已被德軍的長程火炮摧毀，他優先修復公路，使公路能安全的補給五十萬大軍，結果他成功了。在他接任後的第一個星期，經由這條公路曾運送兩萬五千多噸物資和十九萬戰鬥兵員。

貝當在繆斯河左岸上部署的砲兵開始生效；根據德軍記載，從此時開始，法砲側射的火力造成德軍嚴重的損失。為了阻止此種火力，法根漢在極端勉強的心情下，決定拓寬攻擊正面，首先到何門山 (Mont-Homme)，然後到三〇四號高地。接下來的兩個月中，戰爭就以這兩個小山為中心作拉鋸式進行，戰鬥慘烈，儘管貝當所部曾作英勇防禦，但德軍每天還是能向凡爾登推進幾碼的距離。

同年三月底，貝當說服總司令霞飛，凡爾登堡的守軍採輪換制，使法軍每一個單位都有機會參加這場慘烈的戰鬥。但霞

飛正準備在索穆河大舉進攻，這種兵力輪換，使霞飛備受壓力。到了五月，貝當被升為集團軍總司令，明升暗降，霞飛用兩位無情的將領來指揮第一線，一位為倪維爾，其著名的口號是「不准他們通過」（*Us ne Passeront Pas*）另一位是曼金，綽號「屠夫」，曼金曾於五月二十二日圍收復敦拉蒙堡，結果仍是慘敗。六月初，德軍又攻陷伏堡（*Fort Vaux*），此時，東線盟國的俄軍在布魯希羅夫（*Ger. Yocion*）指揮下向德國進攻，英軍海格及福煦的法軍在索穆河上展開攻擊，德軍腹背受敵，凡爾登堡解圍，法軍卒能堅持到最後一刻。凡爾登堡防禦成功，貝當被捧為法國的民族英雄。

組織親德維琪政府

一九一六年秋，倪維爾及曼金發動反攻，收復了敦拉蒙堡及大部分失地，這時，貝當以集團軍總司令身分，遙控他們作戰。霞飛因師老無功，被法國新政府免職，倪維爾越過貝當，當上總司令，但到了一九一七年五月，戰爭英雄貝當還是取代了倪維爾，出任法軍總司令，並執行春季大攻勢，這時法軍疲憊不堪，士氣低落，

貝當下令處決了廿七名抗命的法國士兵，改善士兵待遇，平息了士兵的不滿情緒，一九一八年，第一次大戰結束後，貝當榮升法國大元帥。一九二五年，法國政府派他到摩洛哥，剿平克里人（*Abd-el-Krime*）的叛亂，以一年的時間擊潰克里叛軍。一九三四年出任杜莫格（*Donnergue*）政府的國防部長，一九三五年出任法國駐西班牙大使。在接長國防部之前，這名戰爭英雄曾任法軍參謀本部副參謀總長，以他在凡爾登堡防禦的勝利，堅定支持修築馬奇諾防線（*Magnot Line*），而忽視新武器的發明及廣泛應用，其戰鬥思想影響法國至鉅，導致法軍行動遲緩，而在二次大戰初期，連連敗北，馬奇諾防線也不堪一擊，全面潰敗。

妄想德勝分一杯羹

一九四〇年，法國領土大部分喪失於德軍之手，五月，受法國總統雷諾（*Dalé Reynaud*）之邀，由西班牙回國再度入閣，雷諾旨在借重他戰爭英雄的身分，解決法國危機。貝當入閣後，相信法軍已無力擊敗德國，再抵抗亦徒勞無功。六月，他成立新政府，出任總理，把政府遷至非德軍

佔領區的維琪，史稱「維琪政府」，七月十日，貝當辦理公民投票，授權他起草新憲法，並宣布自任國家元首，任命通敵分子賴伐爾（*Pierre Laval*）為副總理，一九四〇年十月，貝當在蒙圖瓦爾（*Montoire*）會晤希特勒，與德國勾結。戰後，他為自己辯護時聲稱，他是在玩弄狡猾的「雙重遊戲」，以便能把殘破的法國支撐到德國人被打敗為止。事實上，他從組織維琪政府開始，一直為求苟安而和德國人合作。貝當的設想是維持法蘭西帝國，在德國戰勝英國後，歐洲會有新秩序，他要在那個新秩序中，重建法國，自己和維琪政府應發揮重要作用。他希望法國能成為一堵「西方的牆」，有助於防止共產主義在歐洲的擴張。貝當還夢想在法國國內引發一場全民革命，在「工作、家庭和祖國」的基礎上，將法國變成穩定的集權國家。

然而，希特勒沒有把維琪政府的合作誠意放在眼裏，他對貝當毫無承諾，因為希特勒知道貝當沒有力量支持他，滿足他對於金錢、物質和勞動力的龐大索求，即使屠殺猶太人方面，貝當也幫不上什麼忙。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反軸心國軍隊打響北非戰役後，德國軍隊立即占領整個法國

，使貝當成了為德國人服務的政府傀儡。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貝當竭力想要從維琪政府中除去賴伐爾，但希特勒卻命貝當不能動他，並使之保持原位。當時的貝當盲目地抱持一個希望：「合作性的中立可以確保法國的利益、財富和生命。」一九四四年六月同盟國登陸諾曼第，在歐洲開關第二戰場後，貝當下令「平靜和有秩序」，禁止援助光復法國的反軸心國軍隊。

被判死刑改監終身

一九四四年八月，德國敗象已現，貝當被德軍強制移居比爾福 (Belfort)，而後又迫他去德國。不久，二次大戰結束，希特勒敗亡，貝當只好回到法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巴黎法庭以叛國罪判他死刑，然而法國總統戴高樂變更這項判決，改為終身監禁，貝當被送到不列塔尼海岸外的約島 (Ile d'Yeu) 看管，直到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病亡，高齡九十五歲。

(丁慰慈撰)

佐藤榮作 (一九〇一—一九七五)

日本政治家

日本內閣總理
日本自民黨總裁

從鐵路管理員起家

佐藤榮作，戰後日本政治家，歷任日本黨政要職，包括大藏大臣、通產大臣、內閣總理及自民黨總裁。

佐藤榮作生於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山口縣熊毛郡布施町人家世顯赫，祖父佐藤信寬是幕府末期的維新志士，長兄佐藤市郎為日本海軍中將，二次大戰時立有殊勳，次兄岸信介先他而任日本首相。

佐藤榮作於一九二四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律系，旋在門司火車站等鐵路單位服務，擔任基層管理職，表現優異，一九三四年以鐵道研究生的名義，被送往歐洲留學，專攻鐵路運輸。後來又由歐洲轉往美國深造，於一九三六年學成回日，仍至鐵道管理部門工作，歷任課長、局長等職。二次大戰期間支援軍運頗著勞績。

二次大戰後，日本幾成廢墟，佐藤由吉田茂提拔，出任鐵道管理局長，在職期間，鐵路勞工不斷的罷工，佐藤以巧妙的手腕化解，因而受知於首相吉田茂，被擢升為運輸省次官，一九四八年初辭去運

輸省官職，轉任自民黨山口縣聯合會支部長，深耕家鄉，建立人望。同年十二月，吉田茂第二度出任首相，佐藤成立吉田政府的內閣官房長官 (秘書長)。

吉田茂的得意門生

一九四九年春，佐藤榮作在山口縣首度出馬競選眾議員，一舉當選，從此在官場步入坦途，先後擔任郵政大臣、建設大臣。一九五七年任執政的自民黨政調會會長，此職為日後出掌政權的樞紐職位，接著轉任自民黨幹事長，已近權力中心。不久，其次兄岸信介出組內閣，入舉不避親，佐藤榮作擔任大藏大臣。一九六〇年池田勇任組閣，他轉任通產大臣。接著又任北海道開發廳長官、科學技術廳長和原子能委員長，資歷極為完整，至一九六四年出任首相，佐藤幾已遍歷所有的內閣職位。

佐藤榮作是吉田茂的兩個得意門生之一，另一為池田勇人，他們備受吉田的迴護與提攜，一九五四年發生山下等造船公司為取得政府融資集體行賄的「造船貪污案」，當時，身為自民黨幹事長的佐藤榮作捲入弊案，遭檢察單位追查，隨時可能被捕。吉田茂以首相之尊指示法務大臣犬

養健對承辦檢察官行使指揮權，免予追究佐藤。一九六七年十月，吉田茂心臟病去世，佐藤自稱「如失主心骨」。

建佐藤式官僚體系

佐藤平日最喜歡「啐啄同機」這句日本口頭禪，所謂「啐」就是由口內向外吐，「啄」是從外面打擊，就像鳥卵孵化時，雛鳥由內向外衝，母鳥由外殼敲機，意即「時機成熟」，立下決定，絕不稍待。佐藤榮作早在擔任大藏大臣時，即著手網羅人手，組成「佐藤派」，一九六二年，自民黨總裁選舉，黨內即有強烈的擁佐藤呼聲，但他以「時機未成熟」辭謝，並繼續支持池田勇人。一九六四年自民黨改選總裁，他認為時機已成熟，出馬挑戰池田勇人，以四票之差落敗，但已鋪好佐藤接班之路。同年十月，池田患癌症辭去首相，十一月九日，由池田推舉，佐藤榮作順利當選總裁，出而組閣。

佐藤榮作當上首相後，猶惺惺作態，要繼承池田路線，但自一九六五年起，他逐漸轉出池田陰影，自建佐藤路線，改組內閣，網羅黨內各派系人物入閣，建立所謂「全黨內閣」。

一九六七年，佐藤經由內閣改組，建立佐藤式的官僚體系，即由佐藤派、福田起夫派及池田派三個主流派系的聯合體制，確立佐藤、福田陣線，田中角榮、保利茂也成為佐藤派的核心人物。從此，佐藤派長期成為自民黨內最大的派系。他縱橫捭闔，操縱其政權的「三大支柱」——福田起夫、田中角榮和保利茂——來穩定政權。他借助於福田和田中都打算做後任首相（稱「角福戰爭」）的心理，在他們二人中實行牽制和利用，以收自己長期執政之利。

採取壟斷資本政策

在首相任內，佐藤提出「國民收入倍增政策」，使日本經濟由「高速增长」變為「穩定增長」。他採取一系列措施，促進壟斷資本迅速膨脹。其主管經濟部門，擁有員工二十多萬人。佐藤本人經常參加財界組織的聚會，奔走其間。他依靠這些機構和組織，推動高速度發展經濟的政策，並制定經濟發展計劃。

佐藤先後制定了「中期經濟計劃」（一九六四—一九六八年度）、「經濟社會發展計劃」（一九六七—一九七一年度）

、「新經濟社會發展計劃」（一九七〇—一九七五年度）三個長期經濟計劃，由政府對經濟實行干預、引導和調節。這些計劃的主要目標，在充實社會資本，增加政府財政收益，以壟斷資本投資創造經營活動。一九六五年底，佐藤內閣提出加重大眾負擔，促進壟斷經濟的政策。政府以擴大公共事業費用為中心，刺激經濟發展。為籌措財政來源，不惜發行戰後已停止的「建設公債」的赤字公債。一九六五年，發行赤字公債七千三百億日圓，後來發行量逐年增加。政府財政開支從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一年的六年間猛增二六七%，超過了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

為保證壟斷資本的高利潤，佐藤大幅度減稅三千億日圓，用財政投資貸款資金，追加二千一百億日圓，政府透過大量投資和貸款，充分發揮國家壟斷資本的作用，把大量資金投向築路、碼頭、港灣、機場、填海造地、開發工業用水和治理污染等公共事業，為壟斷資本的發展提供了龐大的國內市場。

在這些措施下，日本經濟超高速的成長，自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〇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每年平均增長百分之十·五，

壓倒英法，超越德國，僅次於美國。

但是，佐藤的壟斷資本主義措施和優待壟斷資本的經濟政策，釀成了惡性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在農業上，他採取減少耕地、壓縮農業人口、片面發展工業的「綜合農業政策」造成了生產凋敝、大量進口農產品的弊病。公害氾濫、城市人口過密、交通擁擠、車禍增多等等，成為普遍的社會弊病。但佐藤一意孤行，為使法案在國會中通過，不惜利用自民黨的多數議席，強行表決，僅一九六九年一年即有廿次的強行表決。

佐藤也大量增加軍費，擴充日本軍力，在完成第二次擴軍計劃的同時，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制定了第三次擴軍計劃大綱。翌年三月十三日，國防會議正式決定第三次擴軍計劃。軍費從一九六五年的三、〇五四億日圓增加到一九七一年的六、七〇九億日圓，日本的總兵力，到一九七一年三月已接近「九·一八」事變時的規模，達到二十八萬八千多人。

收回沖繩敵視中共

佐藤政府延續前幾屆內閣的路線，以美日關係外交的支柱，延長「美日安保條

約」，不過佐藤把歸還沖繩視為對美交涉

的重要事件。二次大戰後，原名琉球群島的沖繩由美國托管，佐藤出任首相後不久，即聲稱沖繩是日本不可分割的「領土」，其實該地原是中國屬地。一九六五年一月，佐藤與美國總統詹森的會談中，第一次向美國提出了盡早歸還沖繩問題。同年八月，佐藤以第一位訪問沖繩的日本首相身分，飛抵那霸機場，發表了著名的演說：「只要沖繩歸還祖國這個願望還沒有實現，對日本來說，戰後階段就不能算真正結束」。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和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佐藤兩次訪美，都提出歸還沖繩問題。一九六八年六月，小笠原群島歸還日本。一九七二年一月，佐藤與尼克森會談，日、美兩國最後達成歸還沖繩施政權協議。五月十五日，沖繩終於回歸日本，它原來的宗祖中國竟無置喙的餘地。

在朝鮮半島，佐藤也很有斬獲，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日，他與南韓總統朴正熙在漢城草簽「日、韓基本條約」，六月二十二日，在東京正式簽訂「日本和南韓基本關係條約」。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和壟斷資本，藉日、韓條約為跳板，重新打入朝鮮半島，並在美指使下充當「東北亞軍事

聯盟」的盟主。

對於中國大陸的中共政權，佐藤採取敵視態度，一九六七年九月，佐藤來台訪問，會晤了先總統蔣中正。一九七一年七月，美國政策轉向，尼克森往訪大陸，佐藤受到很大的衝擊，日本國內掀起恢復「中日邦交的熱潮，佐藤被迫表達「希望和中國大陸改善關係」的談話。但在一九七一年九月第廿六屆聯合國大會上，日本仍投票反對恢復中國大陸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同年十月廿六日，聯合國通過決議，接納中共，排除中華民國，佐藤聞訊極為尷尬。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訪問大陸，美國與中共建交的呼聲越來越高，同年七月六日，佐藤被迫下台，結束了七年八個月，日本憲政史上執政最長的紀錄。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下了台的佐藤榮作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原因是他在首相任內，於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對國會演說時，曾提出「無核三原則」，即「不發展核子武器、不引進核子武器、不擁有核子武器」。

一九七五年六月三日，佐藤榮作因腦溢血辭世，享年七十四歲。（黃炎文撰）